

御纂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八

禮二

論考禮綱領

天叙有典。自我五典。五敦哉。天秩有禮。自我五禮。五庸哉。這箇典禮。自是天理之當然。欠他一豪不得。添他一豪不得。惟是聖人之心。與天合一。故行出這禮。無一不與天合。其閒曲折厚薄淺深。莫不恰好。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。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

此後之人。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。只得將聖人已行底。聖人所傳於後世底。依這樣子做。做得合時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。

聖人有作。古禮未必盡用。須別有箇措置。視許多瑣細制度。皆若具文。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。曾子臨死。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。動容貌。斯遠暴慢矣。正顏色。斯近信矣。出辭氣。斯遠鄙倍矣。籩豆之事。則有司存。此許多正是大本大原。如今所理會許多。正是籩豆之事。曾子臨死教人。不要去理會。

這箇夫子焉不學。而亦何常師之有。非是孔子。如何盡做這事。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。只說諸侯之禮。吾未之學也。吾嘗聞之矣。三年之喪。齊疏之服。飣粥之食。自天子達於庶人。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。又如說井田。也不曾見周禮。只據詩裏說。雨我公田。遂及我私。由此觀之。雖周亦助也。只用詩意帶將去。後面却說鄉田同井。出入相友。守望相助。疾病相扶持。八家皆私百畝。同養公田。只說這幾句。是多少好。這也是大原大本處。看孟子不

去理會許多細碎。只理會許多大原大本。又曰。公
今且收拾這心下。勿爲事物所勝。且如一日全不
得去講明道理。不得讀書。只去應事。也須使這心
常常在這裏。若不去理會得這本領。只要去就
事上理會。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。只是添得許多
雜亂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。

今日百事無人理會。姑以禮言之。古禮旣莫之考。至
於後世之沿革。因襲者。亦浸失其意。而莫之知矣。
非止浸失其意。以至名物度數。亦莫有曉者。差舛

譌謬。不堪著眼。三代之禮。今固難以盡見。其略幸散見於他書。如儀禮十七篇。多是士禮。邦國人君者。僅存一二。遭秦人焚滅之後。至河閒獻王始得。邦國禮五十八篇。獻之。惜乎不行。至唐此書尚在。諸儒注疏。猶時有引爲說者。及後來無人說著。則書亡矣。豈不大可惜。叔孫通所制漢儀。及曹褒所脩。固已非古。然今亦不存。唐有開元顯慶二禮。顯慶已亡。開元襲隋舊爲之。本朝脩開寶禮。多本開元。而頗加詳備。及政和閒脩五禮。一時姦邪以私

智損益。疏略牴牾。更沒理會。又不如開寶禮。

儀禮。禮之根本。而禮記乃其枝葉。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。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。今欲定作一書。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。而附禮記於後。如射禮則附以射義。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。若其餘曲禮少儀。又自作一項。而以類相從。若疏中有說制度處。亦當采取以益之。舊嘗以此例授潘恭叔。渠亦曾整理數篇來。今居喪無事。想必下手。儀禮舊與六經三傳並行。至王介甫始罷去。其後雖

復春秋而儀禮卒廢。今士人讀禮記而不讀儀禮。故不能見其本末。

賀孫因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。曰便是祭禮難附。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。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。特牲饋食禮。是諸侯大夫禮。兼又只是有饋食。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閒祭腥等事。如所謂建設朝事。燔燎羶薌。若附儀禮。此等皆無入頭處。意閒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這項作一總腦。却以禮記附。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。因云。

某已衰老。其閒合理會文字。皆起得箇頭在。及見其成。與不見其成。皆未可知。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。諸公千萬勉力整理。得成此書。所係甚大。

問賀孫所編禮書。曰。某嘗說。使有聖王復興。爲今日禮。怕必不能悉如古制。今且要得大綱是。若其小處。亦難盡用。且如喪禮冠服。斬衰如此。而吉服全不相似。却到遭喪時。方做一副當如此著。也是詫異。賀孫問。今齊斬尚存此意。而齊衰期便太輕。大功小功以下。又輕。且無降殺。今若得斟酌古今之

儀制爲一式。庶幾行之無礙。方始立得住。曰。上面
既如此。下面如何。盡整頓得。這須是一齊都整頓
過。方好。未說其他瑣細處。且如冠。便須於祭祀當
用。如何。底。於軍旅當用。如何。底。於平居當用。如何
底。於見長上當用。如何。底。於朝廷治事當用。如何
底。天子之制。當如何。卿大夫之制。當如何。士當如
何。庶人當如何。這是許多冠都定了。更須理會衣
服等差。須用上衣下裳。若佩玉之類。只於大朝會
大祭祀用之。五服亦各用上衣下裳。齊斬用粗布。

期功以下。又各爲降殺。如上組衫。一等紕繆鄙陋。服色都除了。如此便得大綱正。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些小。不濟事。如今若考究禮經。須是一一自著考究教定。

南北朝是甚時節。而士大夫閒。禮學不廢。有考禮者。說得亦自好。

通典好。一般書向來朝廷理會制度。某道却是一件。事後來只恁休了。又曰。通典亦自好。設一科。又曰。通典中間一作數卷議亦好。

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。學究試默義。須是念得禮熟。是得禮官用此等人爲之。介甫一切罷去。盡令作大義。故今之禮官。不問是甚人皆可做。某嘗謂朝廷須留此等專科。如史科亦當有。

叔器問四先生禮曰。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。溫公則大槩本儀禮。而參以今之可行者。要之溫公較穩。其中與古不甚遠。是七八分好。若伊川禮。則祭祀可用婚禮。惟溫公者好。

嘗見劉昭信云。禮之趨翔登降揖遜。皆須習。也是如

此漢時如甚大射等禮。雖不行。却依舊令人習。人自傳得一般。今雖是不能行。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。也是一事。

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。始終理會此事。故學者有所傳授。終身守而行之。凡欲行禮有疑者。輒就質問。所以上自宗廟朝廷。下至士庶鄉黨。典禮各各分明。漢唐時猶有此意。如今直是無人。如前者某人丁所生繼母憂。禮經必有明文。當時滿朝更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。大家打闕一場。後來只說莫

若從厚。恰似無奈何。本不當如此。姑徇人情從厚。爲之。是何所爲如此。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。以至天下儒生。無一人識此禮者。然而也是無此人。州州縣縣秀才。與太學秀才。治周禮者。不曾理會得周禮。治禮記者。不曾理會得禮記。治周易者。不曾理會得周易。以至春秋詩都恁地。國家何賴焉。古禮難行。後世苟有作者。必須酌古今之宜。若是古人如此繁縟。如何教今人要行得。古人上下習熟。不待家至戶曉。皆如飢食而渴飲。略不見其爲難。

本朝陸農師之徒。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。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。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。耳聞目見。無非是禮。所謂三千三百者。較然可知。故於此論說其義。皆有據依。若是如今古禮散失。百無一二存者。如何懸空於上面說義。是說得甚麼義。須是且將散失諸禮。錯綜參考。令節文度數。一一著實。方可推明其義。若錯綜得實。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矣。

禮時爲大。使聖賢有作。必不一切從古之禮。疑只是

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。命稍有防範節文。不至太簡而已。觀孔子欲從先進。又曰。行夏之時。乘殷之輅。便是有意於損周之文。從古之樸矣。今所集禮書也。只是略存古之制度。使後人自去減殺。求其可行者而已。若必欲一一盡如古人衣服冠屨之纖悉畢備。其勢也行不得。

古禮繁縟。後人於禮日益疎略。然居今而欲行古禮。亦恐情文不相稱。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。刪脩。命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。古樂亦難遽復。且於今

樂中。去其噍殺促數之音。并考其律呂。令得其正。更令掌詞命之官。製撰樂章。其閒略述教化訓戒。及賓主相與之情。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。令人歌之。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。周禮歲時屬民讀法。其當時所讀者。不知云何。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。撰一文字。或半歲或三月一次。或於城市。或於鄉村。聚民而讀之。就爲解說。令其通曉。及所在立粉壁書寫。亦須有益。

禮樂廢壞二千餘年。若以大數觀之。亦未爲遠。然已